



神秘的鐘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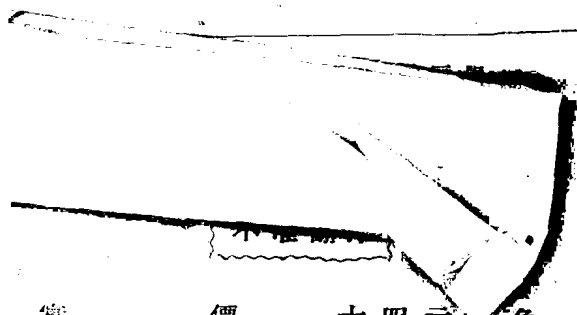
亞森羅蘋全集

4

神秘的鐘聲

啟明書局印行

亞森羅蘋四集
神祕的鐘聲



實	價	十四元五角
原	著者	Maurice Leblanc
譯	述者	林華
發	行者	朱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所	啓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328號
經	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434

第四集 小引

——前三集節略——

劇盜——或者說俠盜——亞森羅賓，是本書的主人翁。關於他的故事，可合可分。分則是幾個短篇，每篇都敘述一件詭奇的事跡；合則成功一個長篇，這個勒白倫理想中的英雄，躍然紙上。這裏爲讀者的便利計，把前三集的故事，作一節略，使未窺全豹者，稍悉梗概。

第一集在監獄中，述法國劇盜亞森羅賓，因逃逃遠走美國，橫渡大西洋。他在輪船上，故態復萌，一邊跟漂亮的女人談戀愛，一邊頻施妙手，把船上鬧得鬼哭神號。終於露了形跡，當輪船抵埠時，法國老偵探甘聶瑪，已經恭候在碼頭，很容易的把羅賓捕獲，解還法國。羅賓被關在極堅固的監獄裏，仍舊不肯安分，居然穿破森嚴的監視網，指揮黨徒，打家劫舍。一個古堡發生了巨竊案，正是羅賓的傑作，羅賓却明明關在監獄裏。除非他有分身術，否則真莫明其妙了。羅賓的態度，簡直視法律如兒戲，又最愛和莊嚴的法官開玩笑。最後，到了法庭開堂鞫訊那一天，羅賓從容地溜出法網，逃之夭夭，弄得整個巴黎，驚惶不迭。

第二集亞森羅賓與福爾摩斯，寫雙雄鬥智。一個是蓋世的英國名探，一個是無敵的法國劇盜，兩個人比賽腦力，自然綽有可觀。有時候亞森羅賓與福爾摩斯，站在對立的地位，恨不得拚個你死我活；有時候名探與劇盜，却站在一條陣線上，殊途同歸的去尋另外的盜賊和贓物。總之，這一幕戲，真極撲朔迷離的能事。兩虎相鬥，非死即傷，然而作者勒白倫，既不會使羅賓失敗，也不願故意抹殺福爾摩斯。結果兩個人都是成功的，不過福爾摩斯比亞森羅賓遲了一步，討了一番沒趣回英倫吧了。

第三集移花接木，亞森羅賓又換了一番面目，扮了一位公爵，跟一個大富翁的女兒定情，結婚有日。然而羅賓所以攀附這個大富翁，却另有目的，在覬覦他所藏的古董。一旦珍物到手，對於富翁的女兒，也棄如敝屣，反而跟他的女書記結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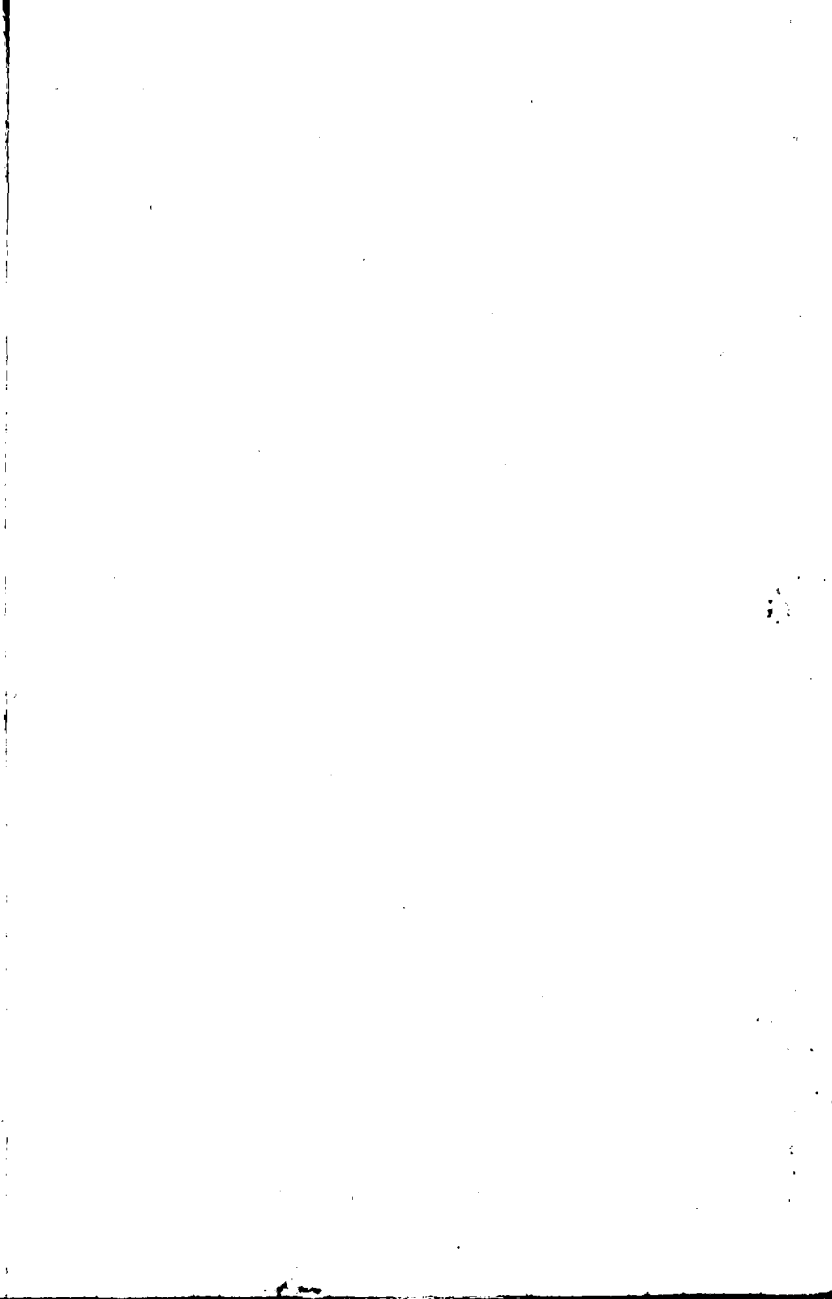
官中的偵探們，先是捕風捉影的追緝亞森羅賓，白忙一番；等到發現公爵和羅賓一而二二而一，已經來不及，最後關頭，還是讓羅賓借了愛人高飛遠颺，徒呼負負。

在第三集中，羅賓以公爵的面目出現；在本集中，羅賓更以親王的面目出現，一步進一步了。

以下八節故事，都是從前亞森羅賓告訴我的；據說這是他的朋友賴寧親王的故事，跟他自己全無關係。但是照我看來，這位賴寧親王言行和品性，實在跟羅賓一樣——我知道羅賓的想像力非常豐富，不難把別人的舉止，當作自己的；也未免把自己的行事，詭託別人。賴寧親王歟？羅賓歟？一而二，二而一，這問題只好留給讀者的明察了。

目次

✓(一) 塔頂情屍	一
✓(二) 神祕的火	一七
✕(三) 兩母一子	三四
✓(四) 快樂公主	四八
✓(五) 悲戀	六四
✓(六) 挾斧女	七九
(七) 雪夜私奔	八九
(八) 財神和好運	一〇二



一 塔頂情屍

奧丹絲：但妮略略推開了樓窗，向着下面低聲問：『羅西農，可是你嗎？』

牆跟的灌木叢裏，發出回答的聲音：『我在這裏。』

奧丹絲憑窗外望，正和羅西農的眼光相接觸。他是一個胖子，抬起那紅紅的胖臉，臉上長着小鬍子，模樣並不可愛。他問奧丹絲：『事情怎樣？』

奧丹絲說：『昨夜我跟伯父伯母談判，他們都不肯在我律師交給他們的草約上簽字，也不肯把我丈夫浪費掉的妝奩交還。』

羅西農說：『你伯父該負婚約上條件的責任呀。』

她說：『他除了不答應以外，什麼都不管。』

『那末你將怎樣呢？』

她含笑問：『你跟我同走，可仍有這樣的念頭嗎？』

他說：『我決意這樣做。』

她說：『你得詳加考慮才是。』

他說：『我愛着你簡直要發狂，什麼都顧不到了。』

她說：『不幸我之愛你還沒有到這程度。』

他問：『那末你爲什麼要選中我呢？』

奧丹絲說：『碰巧啊！這裏苦悶的生活，我實在愛不住，滿心生氣，因此決意冒險。這是我的行李……你接過吧。』窗口吊下一對大皮篋，羅西農接過，抱在臂中。她又低聲丁寧着：『事情開端了，你快把你的汽車，開到伊夫十字路口等我，我會』

騎馬趕來的。」

羅西農說：『不行，我們怎樣帶了你的馬同走！』

她說：『不用你担心，它是識途老馬，自己會回轉來的。』

他應着說：『好了，但是……』

她問：『還有什麼呢？』

羅西農沉吟說：『三天來往在這裏的那個賴賽王，似乎很生疎的，他究竟是什麼人？』

奧丹絲說：『我們父在友人的游獵會中遇見了他，談得很投機，就邀他來小住，他的底細，我可不大仔細。』

羅西農說：『昨天你還和他並轡出去，馳騁了好一會，看上去你對他很中意，雖然我並不跟這樣的一個人吃醋。』

奧丹絲說：『好了，兩小時內，我便要離開這屋子，跟你同走，這個打擊，已發使他心灰意冷了。——還有什麼話，停會兒

我們在路上再細談吧。』她站在樓窗前，目送着羅西農提着行囊，彎着腰，在綠陰夾道的路中慢慢消失，她也就掩上了窗

子。外面的樹林裏，獵人吹着催促的號角，接着一陣陣獵犬羣的狂吠。原來這天早晨，正是馬來市耶中開始遊獵的日子。每年涼秋九月的第一個星期，那位大游獵家愛格列洛伯爵和他的夫人總邀請了幾位知己和附近的地主們，共同行

獵。且說奧丹絲梳洗完畢，穿上獵裝，戴了一頂闊邊軟帽，她的身段窈窕，金髮和粉臉，在帽簷下露着，更顯得可愛。接着，她坐了下來，提起筆，預備寫一封向她伯父愛格列洛伯爵告別的信。她又寫又撕了，總寫不出妥善的話，臨了決意作罷，自己對自己說：『等他的怒氣消滅後，再給他信吧。』她便站起身來，走到樓下的餐室裏。

餐室的壁爐裏，木柴的火光熊熊，屋中又暖又亮，映着掛在牆壁上的五光十色的鎗枝，跨進門來的賓客們，陸續跟伯爵握手。這位愛格列洛伯爵，是一位典型的鄉下紳士，身材魁梧，極略行獵。那時他站在爐火前，一大杯多年的好白蘭地酒，擎在他的手裏，向進來的客人進酒祝福。奧丹絲恍恍忽忽的跟伯父一吻，說：『伯父，你素日有着節制，怎麼今天這樣的痛

飲呢！

伯爵說：『一年一度，這是難得的機會。』

奧丹絲說：『你得留心伯爵的埋怨。』

伯爵很高興的說：『她有點頭痛，還在樓上。而且這跟她沒有關係。我的愛兒，你也不用管我吧。』

這時一個衣服都麗的青年，走到奧丹絲的跟前，這個人就是賴賽親王。他的臉色有點白，眼光流動，閃着又柔和又幾似的光輝。他向奧丹絲變了彎腰，吻着她的額頭，說：『親愛的夫人，你曾經允許我的話，可能讓我提起一聲嗎？』

她露出詫異的臉容，說：『我可曾允許你什麼？』

賴賽說：『不錯，昨天你答應我，今天再伴陪我去玩一個頗有趣的地方，名兒叫什麼哈林格領地的。』

她立刻說：『真的，抱歉得很！先生，這地方好像太路遠些，現在我也打不起精神，想到林中去騎馬縱馳一會，再回屋裏來。』

賴賽默然含着微笑，看着她的眼光，低聲說：『我相信你不會失信，讓我陪你同走，這是極有好處的。』

奧丹絲說：『對誰有好處？可不是對於你嗎？』

賴賽說：『就是對於你也有好處呀。』

一陣暈紅，在奧丹絲的臉上浮現起來，她默默的跟身邊的幾個人握手道罪，就走出去。階下正有一個僕人，牽着馬在等候。她登上馬，直向園外的林中馳去。

早晨的林，一片是蕭爽冷靜的空氣，樹上的枝葉微微搖動，從空隙裏，可以看得見蔚藍明淨的天空。奧丹絲騎着馬，循着林中曲徑，走了半小時，已到了個山坡和山谷交錯的所在。當中縱貫着一條大道，奧丹絲攔鞍小立，側耳一聽，什麼聲音都沒有。她想羅西農一定駕着汽車，藏在伊夫十字路邊的灌木叢中，等着這更離開路口，約有五百碼。她遲疑一下，跳下馬來，把那馬鬆鬆地拴在樹上，停會兒只消繩子一鬆，那馬就可掙脫回去了。她又用一個棕色的長頭幕，遮住了臉，向前走去，轉了個灣，就看見羅西農。羅西農也看見她，忙飛奔過來，搶着到她灌木叢裏，一邊說：『快呀，我等得十分焦急，怕你或

許失約。好不容易你竟來了，我却有疑真疑夢之感！」

奧丹絲嬉笑着說：「你像很高興的幹這件傻事！」

羅西農說：「是呀，我很高興，我還敢誓言說，你以後的快樂，也正無窮。金錢呀，奢華呀，全得隨你的意思而享受。」

她說：「我可不要什麼金錢，也過不慣奢華的生活。」

他問：「那末你要什麼呢？」

她說：「我要快樂。」

他說：「我可向你保證，給你所要的快樂。」

奧丹絲笑着說：「你給我什麼快樂，我可想不到。」

羅西農說：「你等着瞧吧。」

他們倆走到汽車旁，羅西農帶着得意的神情，喃喃自語，一邊撥動機關。奧丹絲相隨坐到車中，用一件大外套裹住了全身。汽車循着一條仄隘的小徑前駛，到了十字路口，正想加足速率，突然右邊樹林中，砰的一響，汽車的輪子上，顯然受了障礙，車身顛側了一下。羅西農縱身跳出汽車，喊着說：「喲，前面一個車胎爆了！」

奧丹絲說：「不對，有人在放鎗，打中了車胎。」

「不會的，親愛的，你別慌！」羅西農的安慰話才說完，又是砰砰兩下鎗聲，仍是從遠遠的林中被發出，汽車又顛側着，擱在地上。羅西農咆哮着：「後面的車胎——兩個車胎都爆了！那一個惡徒幹的，我希望能發捉住他。」他說着，三脚兩步爬上路旁的斜坡，但是那裏悄無一人，絲沉沉的灌木叢，遮蔽在前面，眼光也不能出若干路之外。

羅西農回頭對奧丹絲說：「正有人向我們的汽車放鎗，你說得不錯。如今我得修好這三個車胎，要耽擱幾小時了。親愛的，你以為怎樣呢？」

奧丹絲也跨出了汽車，很興奮的走近羅西農，對他說：「我要走了。」

羅西農問：「為什麼呢？」

奧丹絲說：『我要探得向我們開鎗的人。』

羅西農說：『我們倆現在不可分開呀。』

她像生氣地說：『那末叫我癡等幾小時嗎？』

羅西農悵然問：『你一走開了，我們的計劃從何談起？』

奧丹絲說：『此刻暫別，我們明天再談好了。我打算回家去，請你把我的東西帶回來。』

她返身翩然走到林裏，尋方才拴着的馬，幸而它還不會掙脫。她縱身上馬，直向馬來市邱的所在馳去。她知道方才放鎗的人，除了賴寧親王，不會有別人的。她想到這裏，十分生氣，低聲自語說：『除了他以外，決不會是旁人，一定是他。不久他還帶着笑，若無其事說着，要我伴陪同遊，因而出此惡作劇。』她好像受了欺侮似的，嗚嗚咽咽的哭出聲來，要是這時站在她跟前的，是賴寧親王，她可要揮過馬鞭去打他了。

在她的前面，展開着一片崎嶇的原野，她也無心欣賞景色，只是策馬前進，山地不平，使她不得不放慢速度，可是六里路已經過去了，並不能稍減她心中對於賴寧的痛恨。她恨他方才的三鎗，她更恨他這三天來裝着偽君子的態度。對自己不肯放鬆一步……行行重行行，她已策馬進入谷裏，那裏圍繞着一堵古舊斑駁的圍牆，在老翠亂絲中，現出一座古堡的鐘塔，塔上的窗戶嚴嚴地閉着。她心中陡的一震，這個所在，正是哈林格領地。她轉過牆根，抬眼一望，只見有一個人，倚馬站在半月形的門口，那人正是賴寧親王。奧丹絲跳下了馬，賴寧脫帽走近，向她敬禮，並謝她還來勞苦。奧丹絲很快的說：『先生，方才我碰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正想告訴你。我坐在一輛汽車裏，忽然有人向這車放了三鎗。這可是你幹的事嗎？』

賴寧不介意的回答說：『不錯。』

奧丹絲聽了，很生氣的說：『你怎有權力來阻止我的行動呢？』

賴寧鎮靜地說：『夫人，這裏談不到權力，我只是盡我的責任。』

她說：『是嗎？你在盡什麼責任呢？』

賴寧說：『有人要利用你的不幸而逞其野心，我是保護你脫離這人的掌握。』

奧丹絲說：『這話我不能發覺或我的行動完全自由，同時也由我自己完全負責。』

賴甯說：『夫人，今天早晨你跟羅西農的對話，我也聽見的，對於你跟他共同出亡的事，好像你自己也不很放心。我願意竭誠向你道歉，自知不該冒昧來干涉，但我所以冒險出此，是要使你有一點時間，作為考慮的餘地啊。』

奧丹絲說：『我早已考慮過了，我已下了決心，可不肯就此打消了這計劃。』

賴甯說：『夫人，你雖這樣，有時却未必如此。如果你真不會改變決心，現在到這裏來做什麼？』

這話使奧丹絲說不出話。那時她的怒氣漸漸消為烏有，睜着驚異的眼光，看着賴甯，她才慢慢明白，他確是一個難得的俠士，或者說是高貴的紳士，見一婦人誤入歧途，應該盡他保護的責任呢。

那時賴甯的聲音很和藹，對奧丹絲說：『夫人，我雖跟你相知很淺，可是極願為你效勞。夫人今年還不過二十六歲，父母早已謝世，七年前你跟愛格列洛伯爵的姪子結婚，後來他害着神經病，被伯爵幽禁着。你的陪嫁既然被他花去，又不能跟他離婚，只好依人籬下，跟着你伯父，過着極端苦悶的生活。我也知道幾年前，伯爵的第一位夫人，跟着情人私奔，伯爵娶了第二位夫人，心中總不免不快，影響所及，累你也覺得不快。你覺得自己春花秋月等閑度，伴着他們，過着痛苦寂寞的日子，什麼快樂也沒有。偶然你碰見了羅西農，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他雖愛上了你，勸你私奔，你却並不愛他。可是你因為心中苦悶，顧不得利害，決意跟他出亡。你也許想借此可以要挾你伯父，使他還你自由自主，但你怎能擺脫羅西農的圈套？如今你已入歧路了，還是落入羅西農掌握裏呢，還是信任我，由你自擇吧。』

奧丹絲看着賴甯，見他的眼光裏，帶着誠懇的光輝。那時兩個人沉默了一會，賴甯把兩匹馬的韁繩，拴在樹上，再回頭看那兩扇牆門，門上交叉釘着木板，還貼着一張選舉的通告，日期是二十年前的，是見二十年來，已經沒有人進這古屋去。賴甯披去了門上半爛的木板，又用小刀子撬去了門內的鎖，推門而入。他抬頭一望，見那屋子是一座長方形的古屋，兩角都有塔，上有望台，當中另有一座塔聳立着。賴甯返身對奧丹絲說：『你預備怎樣，在今夜作再度考慮而決定，目下不必急急。如果你決意跟羅西農，我也不致來破壞你們的好事。現在且許我陪伴你盡一日之樂。昨天你不是答允我，來遊這古屋，如今正可踐約，我覺得漫遊這裏，不單是消遣，也許會奇趣橫生呢。』

賴甯的話好似命令，又好似懇求，使奧丹絲覺得無從拒絕。她只好跟着賴甯走上朽爛的階級，階級盡端也是一扇用木板交叉釘着的門。賴甯又如法撬開，和奧丹絲進了一座大廳。大廳地上，砌着黑白的扁石，四壁放着許多古式的邊廚和唱歌的木座。牆上貼着一種雕刻，雖已磨舊，仍舊看得出雕刻的東西，是一頭鷹立在一塊石上。那邊還有兩扇絡繹蛛絲的指門，賴甯指給奧丹絲看着，說：『那邊一定是客堂。』

賴甯一推兩扇指門，覺得十分結實，用力把肩胛頂着，才推動了一扇。奧丹絲默不作聲，看着賴甯那樣靈活的身手，臉上微露出詫異的神情。賴甯似乎也猜到她的意思，回身對她說：『我從前曾經做過鎖廠技師，所以撬門的事，易若反掌啊！』

突然，她握住賴甯的臂，說：『你聽呀！你聽呀！……』

賴甯問：『聽什麼啊？』

奧丹絲顯出恐怖的样子，把賴甯的臂，握得更緊，叫他別做聲。賴甯靜聽了一下，失聲說：『怪極了！』

奧丹絲尖聲說：『我不相信會有這樣的怪事！』

的答的答的銳聲，像有秩序的在這古屋中作響，仔細聽去，這並不是什麼鬼物，原來有一架時鐘在那裏走動。銅製的鐘體的答地發出聲音來，但是鬧禁了二十年的古堡，那時鐘却不曾停止過，叫誰能懷疑相信。因此奧丹絲仍是抖着聲音問賴甯：『二十年來誰也不會進過這古屋嗎？』

賴甯說：『一定是這樣的。』

奧丹絲說：『這鐘一直沒人開動過，會走二十年嗎？』

『未必有此可能吧。』賴甯說着，和奧丹絲走到客堂中。他們四下一望，一切陳設，十分齊整，如像當時屋主主人飄然而去，什麼總一仍其舊。殘書在架，小擺設還留在書桌上。賴甯檢察那架走動的時鐘，見是裝着一邊刻花的木架，往一塊橢圓形的玻璃中，能發瞧見圓形的銅鐘擺。賴甯打開鐘門，却聽得悉的一聲，時鐘喀噹的打了八下。奧丹絲聽了這慘厲的聲音，陡的一震，失聲說：『怪呀！』

賴寧說：『真奇怪！看這鐘那樣簡單的構造，實走不到一個星期。』

奧丹絲問：『你難道找不出什麼奇怪的地方嗎？』

『好像沒有，讓我仔細來看看。』他俯身細察，從鐘擺背後，取出一個金屬的管子，就亮光中審視，慢慢的說：『這正是一架望遠鏡，但竟會拉長了，藏在鐘後，決不是偶然的事。這是什麼意思呢？』

接着，賴寧把望遠鏡取了，掩上鐘門，再度打量這間客堂。這一頭有一個闊闊的穹門，通到另一間吸煙室似的小房裏面陳設的木器也很整齊，零外有一座玻璃廚，像是安放鎗械的，裏面已經空無所有。一個日曆掛在近邊的鑲板上，看面上的那一頁，是九月五日。奧丹絲又失聲說：『今天是九月五日，正是巧合，却整整隔了二十年！』

賴寧應着說：『他們定是九月五日離開這古屋的，今天算是二十週紀念，巧極了！』

奧丹絲說：『這裏的一切神祕得可怕了！』

賴寧說：『不錯，但其間也許有蛛絲馬跡可尋。』

她問：『那末他的意思怎樣呢？』

賴寧沉吟着說：『這個望遠鏡，頗費推測。爲什麼臨去匆匆，把它丟在鐘後？而且它有什麼用？在這樓下各窗口，只能數看見園中的樹，因爲這裏是山谷裏要用這望遠鏡，得到塔頂上去，才可極目瞭望遠處。——我們且上去看看，你可贊成嗎？』

奧丹絲早被引起了爲奇心，她立刻答應了賴寧，願意跟着他，探究一下。他們相偕上了樓梯，在二層樓上，看見有一架盤旋的扶梯，直達上面的望台。台的周圍，是繞着六尺高的護牆。賴寧看着說：『這裏有着砌沒的地方，先前一定是槍眼。』

奧丹絲說：『這裏用不到望遠鏡，我們也觀察不到什麼，還是下去吧。』

賴寧說：『照我想來，也許可以找到什麼罅隙，可以伸出望遠鏡去，窺探外面的景色。』他伸高雙手，攀住護牆頂，吊起身子，向牆外一望，外邊園林和山谷的景色，全在眼底，在小山腰樹林的凹處，離此約七八百碼遠，也有一座籐蔓爬諸的廢塔。賴寧覺得很滿意，便把護牆上砌沒的鎗眼，逐一瞧去，預備尋到安放望遠鏡的地方。湊巧他發見牆上有一個地位較高

的鎗眼，在那一重泥灰當中，已經長着野草。賴寧拔去野草，挖開泥灰，見有一個直徑五寸的洞穿的窟窿。他就着這窟窿，一張樹林蔥鬱的小山，和長滿常春藤的廢塔，正好看得見。賴寧很是高興，連忙把那望遠鏡的鏡頭，拭得乾淨，架在這窟窿裏，就着鏡中望過去。他很留心的望着，不作一聲，過了好一會，才回過身子，顫聲對奧丹絲說：『天呀，這真可怕極了！』

『什麼事呀？』她很熱切的問。

『你自己來看。』賴寧讓在一旁，讓奧丹絲湊着望遠鏡瞧着。她把望遠鏡旋動一下，配合上自己的眼光，着意的瞧了一會，不覺打了一個寒噤，說：『那邊塔頂上的，可不是兩個驚走飛鳥的草人嗎？』

賴寧說：『你再看得仔細一點，看那帽子下邊的臉容。』

奧丹絲一瞧，陡的返身失聲說：『可怕極了！』

從望遠鏡中，看到一片圓形的景色。那邊廢塔頂上，護牆上長滿着碧浪似的常春藤，在濃枝密葉中間，倒着兩個人，背靠在一堆塌下的石塊旁。這兩個入面部的肌肉，早已消失，只剩下白骨嶙峋的軀體，只能從衣帽上，才能辨得出是一男一女。就是這衣帽經過多年的月日剝蝕，破壞得快作蝴蝶飛了。奧丹絲失聲說：『這兩副穿着衣服的白骨，是誰放上去的呢？』

賴寧說：『不會有人放上去的。』

『但是……』奧丹絲表示疑惑。

賴寧很快的說：『這一對男女，是好多年前死在塔頂上的，身上的肉在衣服裏腐爛，臉部的肉被烏鴉啄食了。』

『可怕極了！』奧丹絲露出慘然的神情。

賴寧偕着奧丹絲略作徘徊，在離開哈林格領地之前，還到那蔓藤絡滿的廢塔下去一看。這廢塔已經圯毀過半，裏面一無所有，一架木梯斷倒在地上，可見好多年來已沒有人上去過。塔旁繞着牆，原來這裏是園林的末端了。

賴寧並不想上塔頂去看個仔細，他若無其事，和奧丹絲走開，一路上也絕口不提這事。奧丹絲的心裏，暗暗詫異。他們倆到了附近村中一家小飯館裏，進些點心。奧丹絲忍耐不住，向店東探聽那廢塔的情形。誰知這店東到這村中不久，甚至

連那廢塔的主人也不知道，更不用說另外的事了。奧丹絲殊覺快快。他們倆離開飯館後，馳馬向馬來市邸回去。方才塔頂的慘象，還深印在奧丹絲的心上，但是賴甯雖然並不介意，只自殷勤地照顧着她。奧丹絲終於耐不住了，對賴甯說：『我們總得解決這個悶葫蘆呀。』

賴甯說：『你所謂解決，可是讓羅西農明白他所處的地位，跟你最後的決心嗎？』

奧丹絲聳肩說：『目前不必再說羅西農，只是今天的事是……』

『是什麼呀？』賴甯接口說。

『那一對死在塔上的男女是誰呢？』

『只是羅西農……』

奧丹絲嬌嗔着說：『別管什麼羅西農。我要徹底明白今天所見的慘象，請問你預備怎樣呢？可是要去報告警署嗎？』

賴甯失笑了，說：『呵呵，我為什麼要去報告警署？』

奧丹絲說：『我們得把這慘象，推究個水落石出。』

賴甯說：『我很清楚，好像看一本書，不單是文字說明，還有圖書，最明白也沒有了。』

奧丹絲看着賴甯，當他是說笑，但是他的眼光十分莊重，分明是有成竹在胸。那時紅日銜山，暮色漸上，他們倆緩步走近馬來市邸，看見打獵的人也紛紛歸來。賴甯對奧丹絲說：『我們要明白這一件事，得向這裏附近的人打聽，就像你伯父，總也知道一二。然後你綜合各方面的事實，層層推究，自然會恍然大悟的。』

賴甯和奧丹絲到了邸前分手。奧丹絲回到房裏，見兩個皮色已經送來。羅西農還附着一封信，說已離邸，向奧丹絲道別，語氣裏帶着憤憤的樣子。奧丹絲休息了半刻，外面有人打門，正是賴甯，他問着：『你伯父正在下面書房中，你可能跟我一起下去嗎？』

奧丹絲走出房門，跟着賴甯下了樓，到了書房裏，那個愛格列洛伯爵正獨坐着抽煙，還喝着雪梨酒。伯爵見了他倆進來，便說：『奧丹絲，一年容易，良時難再，九月秋光，正是盡情暢遊的好機會。你今天可跟賴甯親王玩得爽快嗎？』